

回归

晓风

著

作家出版社

回归

回归

晓风

著

回归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 / 晓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212-0005-8

I. ①回… II. ①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4974 号

回 归

作 者: 晓 风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05-8

定 价: 4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归途漫漫	001
第二章	风雨来临	057
第三章	伯乐难为	143
第四章	求医波折	228
第五章	情海微澜	300

第一章

归途漫漫

—

年届六十的薛鹏举教授从东海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卸任了。

卸任那天傍晚，他踩着落日的余晖回到家来，把公文包往沙发上重重地一扔，满脸灿烂地对妻子说：“这下轻松了，终于结束非人的生活了。”

妻子说：“夸张了吧？准确地说，是结束非正常人的生活了！”

妻子黄墨玉和他一样是学哲学的，擅长名实之辨，对概念的释义不仅敏感，而且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她看来，卸任之前的丈夫那种高度紧张、忙碌的生活，虽然和“正常人”有很大区别，终未脱离“人”的生活形态。

薛鹏举平日无暇与她理论，往往退避三舍，今天难得有闲兼有兴，便为自己辩解说：“以往每天像老牛一样不堪重负，像兔子一样提心吊胆，谓之‘非人生活’，何夸张之有？”

黄墨玉望着他两鬓盛开的霜花，不想破坏他难得一见的愉悦情绪，便主动高挂免战牌：“好好好，欢迎你重新做‘人’！不！应该说，欢迎你回归人的生活。但愿你能真的轻松下来。”

薛鹏举很欣赏妻子使用的“回归”这个词。他早就想好了，卸任后，不仅要回归人的生活，而且要回归“哲人”的生活。他的本来身份就是哲学教授嘛！

可是，他真的就能轻松自如地回归吗？

忽然，他想起了一双眼睛，一双依然顾盼生辉却不无幽怨、失落之意的眼睛，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又有点沉重了。这时，交接大会的

场景开始在他脑海里回放，而那双眼睛则挥之不去地叠现于其中。

二

新老校长交接大会开得十分隆重。

宣布任免决定的是中组部的一位局长。按惯例，他高度评价了薛鹏举在任期间的“丰功伟绩”，再三强调他之所以不再担任校长，是因为“年龄原因”。

这之前，薛鹏举长期置身于上下交汇的民主监督机制中，充盈于耳的大多是批评的声音，突然听到一连串的赞扬之辞，还真有些不习惯了。

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走马上任时，莅会的上级领导只是对他作了“能力较强”“作风较好”之类的有限的肯定。怎么到了卸任时，在组织部门的话语系统中频繁出现的程度副词“较”，一下子就嬗变为他们一向慎于使用的“很”字了呢？不仅如此，联翩而来的“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等词语也是不太吻合组织部门的语言风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受用之余他有些纳闷。

不过，这类词语他好像并不陌生，依稀记得自己在某些场合也是使用过它们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场合呢？糟糕！怎么记不清了。得承认，自己的记忆力确实是严重衰退了！别着急，慢慢想。噢！想起来了，那是在给跨鹤西游的老领导致悼词的时候。呵呵！不是吗？如果今天中组部的领导在评价完自己之后再加上一句“薛鹏举同志安息吧”，那不活脱脱就是一篇不无溢美意味的悼词吗？卸任与谢世，本来是两回事嘛，怎么领导致辞的尺度与口吻如此相似呢？

哦，对了，他忽然想明白了：卸任，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组织部门这是在给他“盖棺论定”呢！如果说谢世标志着人生舞台的帷幕已经完全合拢的话，那么，卸任则标志着通向政治舞台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这么一想，初听乍闻时的快意中凭空又渗入了几丝悲哀。

继任者王畅在副校长的岗位上才操练了三年，这次之所以能力压

众多蛾眉，由“侧室”扶为“正房”，是因为他头上不仅有着为时尚所重的“剑桥博士”“哈佛博士后”等光环，还新晋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至高无上的学术荣誉的获取，使得原本在副校长中排名最后的王畅身价大涨，一下子就拥有了后来居上的资本。仿佛在眼巴巴等候递补的副校长们列队接受检阅时，阅兵的首长忽然高声下达了“向后转”的口令，于是，本来垫后的王畅就成为排头兵，备承首长青睐了。

在这个学术与政治频繁通婚的年代，学术成就的高低，当然不会与政治地位的升降完全构成正比，但在遴选大学校长时，学术成就却常常是一块重要砝码，在候选者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它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学而优则仕”的古老定律在今天仍然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也许正因为学术上占尽风光，王畅说话办事也就很有底气、很有魄力，远非薛鹏举当年可比。他的就职演说就多了一些薛鹏举所没有的“霸气”和“杀气”，让薛鹏举稍感不适和不悦。比如他说：

“我的修养不及薛校长好，也没有薛校长那样宽宏大量，我的眼里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对有可能阻碍学校发展的人和事，我绝不会心慈手软，放任自流！这里先打个招呼，届时莫谓言之不预也。希望大家尽快适应我的管理风格。”

这之前，薛鹏举早已察觉到王畅于不经意间流溢出的骨子里的强势，但如此“凶相毕露”，在薛鹏举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原因嘛，大概是因为过去他总记着要韬光养晦，不太敢过于张扬自己的个性，现在既已如愿以偿地扶正，就不必再时时提醒自己要有所收敛了吧？大概在王畅看来，这时最重要的是“扬威立万”，虽然不能呈现张牙舞爪之态，但锋芒是一定要露一露的，否则，如何能形成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威慑力？这点心思，以薛鹏举阅人之深度，又岂能看得出来？而且虽然从字面上看他略无一字针砭前任，但潜台词中却分明有影射前任宽容度有余而威慑力不足的意思。这就有点不够厚道了。

不过，一向厚道的薛鹏举并不想与他计较，尽管他的话很有些刺耳。薛鹏举觉得，王畅其实本无冒犯自己之意，只是一直渴望“上位”的他此刻急于“到位”，便想尽快打破前任多年营造的宽松氛围，结束

长期在前任阴影下说话办事的生活状态，向到会的全体中层干部和教授代表显示自己的鲜明风格，为以后强力推进改革、树立强人形象张目。说得更明白些，他只不过想秀秀肌肉、亮亮刀锋而已。另外，现在组织部门不是欣赏“狮子型”的干部吗？时风所及，连那些“兔儿爷”也都想乔装打扮成狮子，何况王畅本来就是个喜欢龇牙咧嘴的主儿呢！作为新任校长的第一次公开亮相，非如此又怎能给与会者（包括中组部的局长）留下深刻印象？

从这一角度看，学者出身的王畅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急于求成，且不知“中庸”为何物，又是政治家的大忌，从传统哲学的视角来评判，这似乎又是政治上还不太成熟的表现了。以学术起家并立身的官员大概一时都难以摆脱这种矛盾状态吧？他们毕竟同时在两个竞技场上施展拳脚，因为精力不够专注，也就很难神乎其技，像职业政治家那样言谈举止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瑕疵。

这样一想，薛鹏举对王畅话中的机锋也就不以为忤，稍微愣登一下之后便释然了。他无比从容、无比坦然地向听众席望去。

与他的目光对接的眼睛中有一双非常特别——黑如点漆的眸子镶嵌在一片比羊脂玉还要纯净的乳白中，相互映衬，彼此生发，弥漾出夺人眼球的晶莹。岂止如此，晶莹中似乎还蕴蓄并缓缓释放出某种慧光，流盼之间，迅即生成一种令人心旌摇曳的电波。无须扩大视线，仅凭这双眼睛，薛鹏举就能断定此时与他对视的是艺术学院副院长李薇。

哟！这双以往在会场上常常聚焦于他的美目怎么有些游移不定了？甫一对焦，便像受惊的兔子一般躲闪开去，再也不见了往日的波光闪闪、脉脉含情。这是怎么了？但没容他多想，会议就结束了，接下来，他免不了要与主席台上的领导嘉宾及旧日同僚一一握别，互道珍重，这类繁文缛节虽为他一向所不喜，但身在官场，只能随俗俯仰，好在马上就要淡出江湖了，以后就不必常受这种折磨了——一旦进入冗长的寒暄环节，他也就无暇琢磨那明眸善睐中所包孕的玄机了。

现在，当薛鹏举怀着“无官一身轻”的惬意心情斜倚在书房的沙发上品茗时，心念一闪，那双依然迷人却显得有些迷离的眼睛猛然闯入了他的记忆，并开始搅扰他的情思。

是什么时候与她初遇的呢？他依稀记得，大概有十年左右时间了。

那是在新年文艺晚会上，演出结束时，新任校长薛鹏举依照学校的既定传统，与其他校领导一同登台与演职员合影。紧挨着薛鹏举站立的就是李薇。

那时，薛鹏举刚到知天命之年，两鬓尚未染霜，一米八的身板总是挺得笔直，穿着虽不特别讲究，但在贤内助黄墨玉的精心打理下，始终能给人衣冠楚楚的感觉，再辅以星眉朗目，算得上是风度翩翩了。唯其如此，他在校内受到众多女粉丝的拥趸，早年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李薇则是半年前才从中央音乐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分配到东海大学艺术学院任教的，年方二十有七，不仅身材窈窕，而且五官精致得仿佛经过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似的，让人一见之下常常误以为她也曾跻身于时尚的整容一族行列，其实，那都是纯天然的造化之功。而最令人过目难忘的是她的剪水双眸，无意撩人，却自秋波盈盈，勾魂摄魄。

这样一位绝色女子，在校园里的回头率和知名度应当都是极高的，但薛鹏举偏偏此前从未与她有过任何交集，连路遇的机会也不曾有过。刚才她演唱藏族歌手央金兰泽的成名曲《遇上你是我的缘》时，甫一亮相，他就有惊艳的感觉。待得她将一双秋瞳掠过全场时，犹如原本平静的湖面上忽然涟漪四起一般，包括薛鹏举在内的诸多听众都觉得心底的波纹在微微荡漾。而当她轻启朱唇后，歌声之曼妙也完全吻合薛鹏举的期待。

此刻，与李薇并肩站立，薛鹏举只觉得她呼气如兰，通体沁出一种淡淡的幽香。他想应该鼓励她几句，却一时不知如何措辞为好，这

是一向口若悬河的他从未体验过的困窘。没等到他开口，她先说话了，而且语出惊人：“刚才那首歌正好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薛鹏举又为之一怔。她接着补充说：“我读过您的《中国哲学史论》，早就是您的粉丝了。只是没想到您的气场会这么强大。”

薛鹏举暗叹一声：要论气场，今天自己其实远逊于她了。只好用干巴巴的官腔来勉力招架：“谢谢你的鼓励！希望你以后为活跃校园文艺生活多作贡献！”言罢，似乎意犹未尽，便也补充了一句：“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交流。”李薇马上应答说：“好啊，那我以后就斗胆来打扰校长了，到时候可别把小女子拒之门外哟！”薛鹏举一边微笑颌首，一边暗自惊讶今天是怎么了，以往可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啊！难道阅人无数的自己猝遇真正的佳人时也会失去固有的定力？不该啊，自己出道以来始终是波澜不惊哇！

第二次见面时，局面则完全被扭转了。

掐指算来，时间应该是半年以后了。李薇并没有真的去打扰过他。她还是很懂分寸的。这次见面也非出于其中一人的刻意安排，而纯属机缘凑巧：国家部委的一位司长来学校调研，此公别无所好，唯喜高歌一曲。所以，校办建议薛鹏举晚上陪他去K歌。薛鹏举一来觉得自己本来就有“全陪”的责任，二来也有同好，便爽快地答应了。走进包厢一看，李薇等三位校内的顶尖歌手已奉命在里面等候。

见到薛鹏举，匆匆站起的李薇用手轻拢了一下头发，竟似有些慌乱，而慌乱中又夹杂着几分羞涩，那神情让薛鹏举无端想起古代戏剧中意外邂逅梦中檀郎的多情复多义的仕女，尽管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牵强。

这类场合，一般的套路是主人先献唱一首，以表欢迎之忱。因此，率先一展歌喉的是薛鹏举。他大学时代即是北大合唱团的骨干，成为著名学者、其后又成为高校领导后，虽然不再登台表演，但“童子功”未废，且经常在家借助K歌这种自娱自乐方式来调节成日紧绷的神经，所以，一曲《涛声依旧》唱得声情并茂，博得满场掌声。

接下来，司长的演唱就相形见绌了。这样，这天的中心人物本应是司长，却不知不觉间嬗替为先声夺人的薛鹏举。

学校机关的陪同人员早已领略过薛鹏举的才艺，虽也热烈喝彩，却并无震惊之感。李薇就不同了。此前她怎么也无法想象权高位重的一校之长竟然会具有专业演唱水准，且能与时俱进地熟谙各类流行歌曲。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演唱《隐形的翅膀》的视频曾经走红于网络，也曾让她刮目相看，但平心而论，与薛鹏举相比，实在显得太业余了。他们两人的学术成就孰高孰低，她不敢妄评，要论综合素质，她则深信许根本无法与薛相匹敌。正因为始料未及，她在不停挥动粉拳叫好之际，内心对薛鹏举的崇拜几乎也攀升到了顶点。

司长歌艺平平，酒量也平平，很快便进入了微醺状态。这时，平日之庄重和威严全然不见了踪影。带着三分酒意，他举杯提议今天的歌皇薛鹏举和歌后李薇合唱一曲。于是，薛鹏举和李薇便被此时已泯却了身份隔阂的众人推搡到了一起。他们选择了男女对唱歌曲《广岛之恋》。这是薛鹏举的保留曲目之一，不过以前与他一起“越过道德的边境”“走过爱的禁区”，徜徉于“时间难倒回，空间易破碎”的凄美情境中的是他的发妻，此时则换成了看上去更加深情、更加投入的李薇。

在酒精和美色的撩拨下，一向矜持的薛鹏举竟然也有些放浪形骸了，不仅敢于与美目流盼的李薇频频对视，甚至唱到高潮处还牵起了李薇的纤手。这时反倒是久经沙场的李薇略显拘谨了。所以，那天薛鹏举虽然不忘处处突出司长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却是他在以空前强大的气场掌控全局。

过后回想当时的情景，薛鹏举不得不承认，在与她牵手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的。而李薇，从她面飞红云、不胜娇羞的神态看，恐怕也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的。

再以后，就时有飞鸿往还了。当然，李薇不仅是率先放飞鸿雁的一方，而且放飞的频率也要远远高于薛鹏举。通常她发来三条左右短信，他才回复一条。不是故意简慢，而实在有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首先，他毕竟是一校之长，公务繁冗，成日陷身于文山会海之中，收到她的短信时，常常端坐在主席台上，无法像“低头族”那样及时收发短信。

其次，她的许多短信满溢着对他的崇仰之情和爱慕之意，他不知如何回复才不失分寸，就干脆采取视若无睹的策略。比如，她说：“昨晚又梦见你引吭高歌的醉人情景了。醒来竟好生怅惘！我这是怎么啦？”“呵呵，小女子一向目高于顶，没想到如今居然也会对人顶礼膜拜。是校长您改变了我，也征服了我！”类似的短信就像内蕴无穷后手和变招的迷踪拳，他一时看不清其套路，也就不敢贸然接招了。

第三，他觉得短信往来过于频繁，好像会超出正常交往的尺度，不知不觉地将两人的关系推向暧昧的边缘，一不小心还会酿成绯闻，所以应当控制它的节奏。这样，他也就不惜辜负佳人，常常疏于回复了。

好在李薇并不计较，照样适时传递她的热忱。相形之下，她显得很放松，往往即兴生发，语无禁忌；他则多少有些拘谨，常常字斟句酌，出言审慎。如果说这种审慎并不违背他固有的处事风格的话，那么这种拘谨倒是与他落落大方的一贯做派有点不太吻合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薛鹏举不愿承认却又无法否认，与她的交往还是带给他某种压力的，至于这种压力来自于对未来的走向及后果的忧虑还是对“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的本能忌惮，他倒真的说不清了。

第三次见面，又时隔半年有余了。

那是在李薇多次邀约薛鹏举去K厅一展歌喉之后。他原以为还有其他同好一起赴会，谁知偌大的包厢里除李薇外再也不见别的身影。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妥，后悔当时没有问清楚还有哪些人参加，早知她只约了自己一个人，也许他就会找个托词谢绝了。但悔之晚矣，现在再借故离开，既不礼貌，也显得过于小家子气，只好硬着头皮落座。

这时，李薇解释说：“‘以歌会友’，贵在‘闻弦歌而知雅意’，如果有俗人在场，一则不能尽兴，二则也不够清静，所以恕小女子冒昧，今天只邀请了校长一人，但愿能给校长带来‘高山流水’之乐！”说着，还调皮地眨了下她那双波光荡漾的杏眼。

这番话顿时让薛鹏举刮目相看：这个学音乐的女孩居然有如此不俗的国学修养，看似随意的谈吐中暗藏了多个非饱读诗书者难以辨

识的典故，虽然不太可能像自己这样胸罗万卷，但肯定也曾博览群书啊！这倒真是非常难得！不过，她用了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典故，显然是以“知音”自诩，这就有些故作老成，让他又不禁哑然失笑了。

但就因为这番话，不仅两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薛鹏举也一下子松懈了对潜在的危机的警惕。这一次确实非常尽兴，薛鹏举充分展示了其宽广的歌路和多样化的歌风，将他熟悉的中外名曲尽情演绎了一遍。不仅如此，在李薇的提议、引领和配合下，他们还把《选择》《祈祷》《为了谁》《因为爱情》《美丽的神话》等男女对唱歌曲一一付诸歌喉。在这过程中，两人多次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地对视，而且对视的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高。只是因为场合与气氛不同的缘故，薛鹏举再也鼓不起主动与对方牵手的勇气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接触，而且是在这样的比较私密的场所——歌厅的性质具有某种不定性，如果诸多男女同来，则毫无私密可言；假使来的只是一男一女，他们的年龄又有较大的悬殊，就带有私密色彩了。加上薛鹏举的特殊身份，倘若不巧被同事碰见，铁定会引起种种猜疑，落入“三人成虎”的舆情陷阱。

这一点，薛鹏举想到了，李薇也想到了，所以，结束时未经商量，两人便非常默契地一先一后撤离。薛鹏举环视前后左右，没有熟人出现在视野里，内心为之一宽，竟有了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四

严格地说，这不是一次约会，至少不是一次彼此心存他念的幽会。因为薛鹏举事先并不知晓李薇会作如此安排。但他们的第四次见面则是地地道道的约会了。

见面的地点是同一家歌厅。

接到李薇的邀约后，薛鹏举很是犹豫，一方面，成日案牍劳形的他由衷地觉得借此可以暂得消困解乏，放松身心，何况有美如斯，秀

色悦目，莺声娱耳，岂不快意？但另一方面，孤男寡女以K歌名义独处一室，恐难免瓜田李下之嫌，再说自己虽无非分之想，对方会不会别有用心呢？不得不防啊！所以，当李薇在电话中第一次表达“好想重温当日情景”的愿望时，他稍加迟疑，便以“近期杂事猬集，俗务冗甚”为由婉拒了。这时他的意志还是比较坚定的。

可是，当她第二次来电敦请时，听着那宛如雨润桃花、风拂杨柳般的温言软语，他的决心便开始动摇了，虽然依旧推辞，却有些支吾其词了。这样，接到第三个内容相同的电话后，他的防线瞬间就土崩瓦解了，只是故作姿态地沉吟一下，便欣然答应赴约了。他安慰自己说：不就是唱一回歌吗？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只要自己锁住心魔，就不会意乱情迷，滑入歧途。他想，以自己的定力，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于是，他们便凭借“以歌会友”的堂皇理由正式开始约会了。

包厢里的灯光若明若暗，不知原本就是如此，还是经过了先到的李薇的调理。薛鹏举很想让她调亮些，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下去了，因为那样做就表明他内心已意识到这一特定环境所隐含的暧昧，明知暧昧，却还涉足其中，岂不意味着自己不惜成为铤而走险的扑火飞蛾吗？这不好，会给对方造成误解，还是不要干预吧——意念如此盘旋一通，薛鹏举的心态已由原先的气壮如牛衰变为怯怯若惊弓之鸟了。对唱时反倒不及上一次激情澎湃，对视时也变得很不自然了。

李薇则全然没有类似的顾虑和担心。因为终于邀约成功、从而将两人的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的缘故，她表现得比以往都要兴奋，甚至可以用“亢奋”来形容。一首接一首献唱，一首比一首动情。当两人合唱电影《知音》主题曲，唱到“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两句时，她竟然珠泪滚滚，在薛鹏举眼中幻化成他所激赏的“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唐诗意象。

薛鹏举一时有些看呆了，而并立的李薇这时顺势将头轻轻靠在了他的肩上，就像倦飞的小鸟“绕树三匝”后终于落在了那根它认准可以依托的枝头。

这一突然发生却又极其自然的亲热举动，让此前从无艳遇的薛鹏举不知所措了，他本能地向左移动一步以图避开，但李薇却顽强地跟

着移动，继续让芳颈与他的肩膀保持粘连状态。薛鹏举只好以静制动，将自己站成一座虽具神采、却全身僵化的塑像，而李薇也随之成为那块被古代诗人经常吟咏的静默中满怀期待的“望夫石”。

时间实际上只过去了15秒左右，内心忐忑的薛鹏举却仿佛觉得已经跨越了一个风云激荡的纪元。

打破这种令人尴尬的静默状态的是薛鹏举，毕竟他有着非凡的自制力。他提议稍稍休息一下，而他额角沁出的汗粒似乎也在提醒李薇他有些累了。于是，两人便走向屋角的沙发。李薇没有看出，他其实不是身累，而是心累；沁汗，与其说是生理现象，莫若说是心理反应。

薛鹏举坐下后，李薇没有丝毫犹豫，便紧挨着他落座于同一张沙发。这时，两人的形态由并立转变为并坐——几乎是零距离的并坐，对于薛鹏举来说，无异于从一种尴尬走向另一种尴尬。他不停地抖动左腿，正昭示了内心的局促不安。

先找到话题的则是李薇，她向薛鹏举建议说：“校长，艺术专业能不能增开些国学课？”薛鹏举问：“这种看似无用的课程，学生爱学爱听吗？”李薇的回答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也。”这就提升到古典哲学的玄远境界了。

薛鹏举条件反射般的“哦”了一声，赞同与惊讶之意尽在其中。李薇补充说：“这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实是一个道理。”薛鹏举不禁又“哦”了一声。李薇以为这原本多义的“哦”声中略含嘲讽之意，娇嗔道：“不要笑话我‘班门弄斧’嘛！”说着，就像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马拉松选手在临近终点时再也无力支撑身体似的，又不由自主地把头斜倚在了薛鹏举肩上。

对话戛然而止，室内复归于沉寂，只有邻近包厢的乐声时高时低地传入他们的耳膜。

薛鹏举的身体稍稍右侧，眼角的余光触摸到的是李薇那洗尽铅华、光滑如玉的面庞：一对秀目已经悄然合拢，似乎进入了睡眠状态，但长长的睫毛仍在颇有韵律地扑闪，而圆润的双唇也在轻轻翕动，仿佛在无声地召唤着什么、期待着什么，就像欧洲童话中被女巫施以魔法而昏睡多年的爱罗拉公主在苏醒前亟盼那能够赋予其精气神的“真爱

之吻”。

薛鹏举真的有些意乱情迷了，尽管此前他一直对自己抵御财色诱惑的定力充满自信。他什么都明白。可是，他能给她“真爱之吻”吗？他反复叩问自己：你真的爱她吗？即使真爱，你能吻她吗？你有勇气、有能力承受这骇世一吻的不测后果吗？残存的理性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他苦苦压制想要恣意妄为的心魔。

见迟迟得不到回应，按捺不住的“睡美人”自己冲破魔咒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的瞬间，她轻叹了一声，似乎是对姗姗来迟的王子的麻木和迟钝心怀幽怨。

哎！我这个从未主动向男人示好的淑女今天一反常态，都几乎不顾廉耻地投怀送抱了，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难道他真的对我没有感觉？不会吧？本小姐裙下何曾有过不甘臣服的异性？哼！我就不信你是柳下惠再世！生在肉欲横流的当今之世，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会异化成见色起意的登徒子哇！

想到这儿，她决定彻底脱略淑女形象了。“你能感觉到我的心正在为你狂跳不已呢！”边说，边以空前的勇敢拉起薛鹏举的手移向自己胸前。然而，那只软绵绵的大手却突然像浇铸在空气中一样怎么也拉扯不动了。

其实，薛鹏举的心又何尝不在狂跳？他的手顽强地抗拒着李薇的意图，目光却顺应她的动作由面部下移，聚焦于那波涛汹涌处。她穿的是一件低胸连衣裙，刚才未及注意，此刻，领口下那一片起伏伏、闪闪烁烁的莹白均匀地分布在深沟两侧，生发出一种令人目眩且心醉的魅惑。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柔乡”吗？

一股热流急速冲激着他周身的脉络，身体的某个敏感部位开始膨胀，并变得灼热起来。这回，轮到他闭上眼睛了，但却不是期待，而是试图躲避那几乎无法抵挡的强烈视觉刺激。

他不能不躲避啊！这之前，他了解过李薇的背景资料，知道她已经名花有主了。她的丈夫是一位旅欧归来的油画家，和她一样出身于艺术世家。一主攻音乐，一专治美术，倒也不失为珠联璧合。但从她隐隐约约流露的情绪看，似乎心灵契合的程度并不理想，而且她对他

也并不十分欣赏，至少不

用她的话说，

她对薛鹏举不只是欣赏，而是“顶礼膜拜”。

可现在，她好像已经不满足仅仅在精神上顶礼膜拜了，好像真的把他错会成迟来的王子了。然而，王子老矣，且早已身属他人，岂敢真的“越过道德的边境”，与她携手“走过爱的禁区”？但美色当前，要推拒开去，需要怎样的毅力啊！

薛鹏举觉得自己原本还算坚定的意志正被兰桂般悄然沁出的阵阵幽香一点点消融，于是，就像不慎失足的落水者在即将灭顶之际四处寻觅救命稻草一样，他努力向自己专擅的古典哲学中汲取可以自我拯救的精神力量。嗨！自己不是研究过宋明理学吗？“存天理，灭人欲”不正是宋明理学倡导的一大准则吗？现在就需要自己以理制欲呀！

多年的行政工作的历练，使薛鹏举具备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权衡得失、分析利弊的能力。当他站在理学的高度审视眼前情景时，一下子就洞见了隐匿于其中的道德危机和仕途风险。

是啊，如果你不能以理制欲，与身边的“伊人”发生肌肤之亲的话，难道就不愧对和你相濡以沫二十多年的发妻黄墨玉吗？难道就不怕坏了两人的名节而双双被道德法庭问罪吗？难道就不担心发展下去有可能酿成令家人反目、路人侧目的桃色新闻，并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吗？难道就不顾虑世人知情后将你们的故事定性为“婚外恋”、把李薇定义为小三，而你自己则被视同“陈世美”之流吗？

这些在情热之际容易被忽略却无比尖锐的问题像走马灯似的在薛鹏举脑海里不停旋转，使他不仅如老僧入定般保持住了应有的理智，还突然滋生出将回荡在两人间的不期而至的情感波澜导入合理渠道的睿智。

两只手在空中僵持片刻后，薛鹏举使劲一翻腕，便将李薇的纤纤细手握在自己掌心，然后又将另一只手压上去，轻轻摩挲了几下。这就既终止了她原先的意图，又不失为一种超出寻常友谊范围的亲昵表示，深得中国古典哲学的折中要领。

他的目光不再躲闪，直视着她说：“芳意已知，且感且愧！怎奈生不逢时，错失前缘，此生我只能以知己自托了！还望日后彼此都谨守